

造物记之杆秤

□朱斌峰

那一年，铜陵大通古镇澜溪街上商铺林立、店幌招展，行人摩肩，商贾云集，流动着运盐的船家、贩鱼的渔民、高抬的官轿、走街串户的小贩——无论高靴还是草鞋，都走在石板路上。码头边，穿粗布短褂的码头工弓着腰，将沉甸甸的盐包往大秤的铁钩上挂。风起时，秤杆终于稳住，有人小声念叨：“今年盐价不知几多哦？”鲜鱼摊前中，铁钩伸进水桶里，银亮的鲫鱼挂在钩上时欢蹦乱跳着，秤杆晃得水花四溅，渔民手指勾着秤纽，眼疾手快地将秤砣移到一个刻度，高声吆喝出鱼的分量。药铺里，掌柜会将戥子平放在木柜台上，一手持戥盘，一手捻药材，待戥杆持平，便将药材倒入纸包，再额外添上一小撮，笑着说：“客家，走好！”……这是清末民初的大通，因长江水路而人烟辐辏，以盐业、渔业而百业兴盛。于是“秤”就在繁华商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从药材行到绸缎庄，从米店行到茶叶铺，那些店铺里悬挂的不同规格的杆秤，度量着彼时商业的兴与衰，承载着生活的风与雨。

当时，大通街上有数家手工制秤店，其中夏洪兴老秤行即是其中之一。夏家祖上夏洪兴在湖北孝感创办的秤店，曾在沿江一带颇有些名气。抗战时期，夏洪兴之子被侵华日军抓壮丁胁迫到铜陵服苦役，在大通安家

落户，便把做秤的技术带到了大通。一根夏家木杆秤是这样诞生的：当一根圆木刨出秤杆的大致形状，便以铜皮镶包秤头、杆梢。然后确定安秤提儿的地方，俗称“支点”，在“支点孔”里“安刀子”，装上秤环和秤钩，秤杆便基本成型了。这一工序中尤为重要的是定“叨口”，在叨口安装上叨子后，秤杆就有了平衡点。接着，就要根据杠杆原理，在秤杆上测量出每一斤、每一两的位置，划定重量刻度，确定准星，再用钻花在秤杆上打出均匀的“秤眼”儿。秤眼的深浅、大小，都决定了一杆秤是否精确无误。“上星”就是将细铜丝嵌插入秤眼中，割断、锉平、锤实，使其在秤杆上留下一个个星点的过程——这些星点就是秤星，再对木杆秤上的秤星进行打磨、修整，使秤星更加平整、光滑，便于读数和使用。最后，在校验后着色上光，以衬托出星眼的“星光闪烁”，让杆秤更加美观。由此，一杆精美的木杆秤就可以秤入人间、细量民生了。

大通夏洪兴百年老秤店的木杆秤，一直以“准、秀、久”的品质，立足于长江中游而百年不衰；“准”指秤的刀口、卡子薄而快，刀子钢火好坚而不脆，灵敏度极高，故丝毫不差；“秀”指秤杆整体修长，秤头与秤尾的布局合理，不易脱落，既美观又大方。杆料选自于红木，秀而不蠢钝，星亮而不剥落，美而大气；“久”指木杆秤选料精良考究，以前秤杆料选用红木紫檀等名木材，这种原木纹路细致、质地坚硬，

能保证秤的垂直和不易变形。秤杆的铁部件全是在炉火上千锤百炼而成，经久耐用也是当然。

可以说夏氏一杆秤，见证了一座镇的百年光阴。夏洪兴杆秤，在清末大通的市场图景里，是市井生活中的度量工具，更是传统商业文化里“权衡有道”的符号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公私合营，夏氏后人把祖传的制秤技术传授给了合作社职工，制秤便成为古镇大通一个著名的传统老手艺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新型衡器电子秤得以推广，因灵敏度高、使用方便，被大通沿街门店、商场广泛使用，只有个体菜农、菜贩还在使用传统的木杆秤。随着时光流逝，杆秤制作技艺日渐没落。如今大通只剩下了“夏洪兴百年老秤店”一家制秤店。那家店内的四壁挂满了大小不一的老秤，最大的能称起200公斤重，最小的只能称起1.5公斤，按照规格大小，整齐划一地展示在那里，让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店面看起来像是一个老秤博物馆。夏氏后人正在这百年老秤店里，一丝不苟地刨木、打磨、包铜皮、定叨口、定星位、验砵码……他制作的精致小秤被游客当作工艺品买回，成了

藏品和礼品——“秤”与“诚”谐音，当人们向亲友送上一杆秤时，送上的是诚意，表达着“生财有道、称心如意”的寓意。

“天地之间有杆秤”，木杆秤在中国流传久远。作为我国古代度量衡三大件（尺、斗、秤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杆秤是中华民族衡器的基本工具，是实现公平贸易的重要衡器。据民间传说，木杆秤是鲁班发明的，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13颗星花，定13两为一斤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添加“福禄寿”三星，正好十六星，改一斤为16两，并颁发统一度量衡的诏书。在传统木杆秤制作过程中，匠人一凿一刻间还原着《天工开物》的技艺密码。木杆秤不仅是计量重量的衡器，更是公平公正的象征、天地良心的标尺。那杆上的星点，不仅是毫厘之间的刻度，更是天文历法、道德伦理的尺度，闪耀承载着东方计量美学的星光。

当夕阳漫过澜溪老街的青石板路，夏洪兴老秤行里，夏氏后人正在心无旁骛地制秤，任凭时光喧嚣而过，只让自己成为澜溪老街固执的背影。他手里的木杆秤，洒着星光。



跨越

明亮 摄

从凤凰到茶峒

□何愿斌

我是紧随导游挤进沈从文故居的。雨在落，人人手中提着雨伞，或者身披雨衣。抬头望，窄窄的天井上方，雨丝披拂，天空暗淡。这小小的四合院实在太小了，与鲁迅故居比起来，算得上寒惨，虽然沈氏家族当年尚算得上富贵之家。一个崇尚武功的家族却走出一位挥笔从文的书生，最后成了研究服饰文化的学者，沈从文的一生经历过多少突变，只能从他的文字和日记里去捕捉。先前，我读他的文字不多，至此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美学大师朱光潜曾高度评价他，说当时文坛除了老舍和沈从文，别无其他。错过，他还错过了诺奖。这样的人，当是值得敬重的。

我面前的导游身材矮小，短发，精神，双眸炯炯，似要捉人。她的声音激越清亮，有股泉水奔涌的劲头。她站在老照片旁，细细讲述沈从文和张兆和的那段情史。先是张不搭理沈，沈死缠烂打，渐渐迷茫，再后来，他在故园得到启示，带上一只银匠手工制作的会跳舞的银饰凤凰，于是一切水到渠成，“乡下人，喝杯美酒吧！”若干

年后，沈去世，是张将他的全集整理出版。再后来，张失去了记忆，只有当儿孙将沈的照片递给她看时，她才淡淡地说：“这人，我见过。”

末了，导游女士摆弄出胸前的凤凰，说是当年老公送的，又说，数年前一位贵宾来到古城，买了一副银饰，后来，这只会跳舞的凤凰出现在国际外交场合，名噪一时。古城的凤凰终于飞出去了，虽然它不是金的。

出门时，又兜了老大一圈，终于找到来时的路口。沈从文笔下，也常是弯弯绕绕的，好肉埋在碗底，须回味，须发现，像湘西美酒，也像一块闯历过凤凰的顽石。“那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就回来。”这样的句子，只有从文先生说得出，明明白白，像石桥上的晓雾。

乘摆渡车到达拉拉渡，渡在对岸，岸边杨柳高大，绿荫婆娑。木船上，一位穿着雨衣的老农正在划船，鸬鹚四只，立于船舷，翅膀扇动，似黑色蝴蝶。这拉拉渡翠翠用的是绳索，如今

改为钢索，无需手拉，用的是铁制器械。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过去，不用划子，不用桨，这与长江之畔的行舟大大不同。岛如一本建筑大书，书页上面涂满电影故事的画面，也有从文先生的句子：“有些人是可以用时时间轻易抹去的，犹如尘土。”“溪流如弓背，小路如弓行，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。”“每一只船总要有一个码头，每一只雀儿得有一个巢。”没有对人生的深层体验，写不出这般美妙的诗句。我热切期盼的深度游正在这里，是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溪、一桥一渡，是一片行云过山和一江秋水环绕。来茶峒真个是对的，人少景多，景多意味更甚。岛上其实见不到什么，白色的雕像，对应着对岸不算太高的白塔，白塔下面是故事里翠翠和爷爷同归的家园。翠翠和狗独自占据着偌大一片岛屿，从文先生会不会有些羡慕和吃醋呢？你瞧，先生的故居和墓地叠加在一起，也不会超过这里十分之一。但先生归来时，必定依然会是含笑着的，这正是他的创造，是他灵魂影像的呈现。悦己愉人，先生追求的大美，意在如此。我在白墙黑字的墙壁前留影，素雅淡泊，有沈先生的风韵，比凤凰古城的留影有气质多了。我要感谢先生，辟出这样一方粉墙，烙下大大的

中国画卷(外一首)

□夏 见

在江南江北的宣纸上 亿万人民都是画手 江水与云彩调和颜料 描绘春山万里图的迤邐长卷 用豪放的大写意 勾画壮丽的长城泰岱 长江黄河以及千里大平原 用饱满的花青与湖蓝 挥洒秀美的苍山碧水 不吝大面积的金黄与赭石 点染横无际涯的滚滚麦浪 以及霞晖里的稻菽千重 留白处是云团般涌动的鹅鸭 是云絮般铺在天边的棉田 拔节生长的城市楼群 和调色盘一样缤纷的园区 还有天空的优美航线 忙碌的桥梁与平滑的钢轨 在歌声中飘扬的彩旗 以及朝气蓬勃的幸福人群 都是画幅中的精彩内容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 潇洒挥笔的丹青妙手 在这块遍地开花的国土上 同力绘制恢宏壮美的画卷 并为她拟写一个醒目标题——	《我们的祖国》 @中国歌声 太阳升起的旋律 回荡在雄鸡高唱的早晨 沐着崭新的朝阳 扛着锄头操着镰刀 身着精干的工装 吹着幸福的口哨出发 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 一路上的嘹亮歌声 一路上的新风景 让我们异口同声地赞叹 我们的土地有多美 回荡在田野和城市的歌唱 乘着春风的翅膀 融入悠远透明的鸽哨 在蔚蓝的广阔天空 骄傲地书写“我的祖国” 歌声金色的音符 如一粒粒饱满的种子 播撒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和黄土地温暖的怀抱 就有风吹稻花香两岸 就有稻麦遍地花果满山 就有，幸福在生长
--	--

栗子熟了的时候

□海 霞



和外省工作的儿子视频时，他突然问：“妈，外公家屋后那棵板栗成熟了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没太注意，我有空去看看。”转而反问他说：“想吃板栗了？”

“要是熟了，就寄点过来。”挂断电话后我望向窗外，虽日头仍盛，但立秋已经有些时日。这时节，栗子应当是成熟了。

老爸爸屋后那棵板栗树，是他从山里移来的小苗。几十年过去，树干已有碗口粗，树皮皴裂如龟甲，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每年初秋，枝头就挂满青黄的刺球，在阳光下像一只只可爱的小精灵。秋风起，栗苞便由青转黄，由黄转褐，最后在某个阳光正好的午后，“啪”地裂开笑脸，露出深褐油亮的果实。有时熟透的栗苞会突然坠落，“咚”地砸在草地上，那是栗树送给大地的礼物。

在儿子小时候，他们几个表兄弟总也等不到栗子完全成熟。早早拿起长竹竿跑来，瞄准树头一只板栗轻轻一敲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刺球砸在草地上。戴上厚手套，捡到平地上，用鞋底碾软尖刺，再用剪刀剥开，三两粒青白色的栗子便脱壳而出。新鲜栗壳泛着油光，摸上去光滑中带有细微的绒毛。剥开内壳，里面还有一层薄皮，要小心撕去，才能见到米黄色的栗肉。所以，要想吃到一颗栗子，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。这时的栗子，生吃味道清脆甘甜。

等到八月底真正成熟，果肉会变得粉糯，最适合放在饭锅里蒸或是稀饭里煮。也有人用它和小仔鸡红烧，算得上是时令的佳肴了。

这几年，随着孩子们长大外出，栗树下再无往年的热闹。有时栗子熟透了，外皮胀开口子，遇到风大的天气，棕红栗子就脱落落在草地上，成为鸟雀的零食。偶尔有松鼠敏捷地窜上枝头，抱着栗子大快朵颐，那窸窣的啃食声，倒为秋日孤单的栗树平添了几分趣味。

栗子年复一年成熟，不管有没有人来采摘，它只管认真结果，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。

老家家除了板栗，还栽了不少其他果树。小时候，零食匮乏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棵果树。我们家门前种有杏树，枣树，屋后更是一片桃林。

我家的桃林与众不同。屋后那片地原本杂草丛生，老爸不怕吃苦，一有空便去开垦。等地收拾妥当，他去了优质桃树苗，那块原本的荆棘之地慢慢变成了桃花源。

每到初春，桃树敏锐地捕捉到春分的气息。灰褐色的枝条上就悄悄鼓起芽苞。渐渐胀成浅粉，再遇上一两日升温，一夜之间，整片桃林全都变了模样——桃花开得好真好，桃花开了，我们也脱去冬衣。不管是清晨上学前，还是傍晚放学后，我们总爱往桃林里跑。

只可惜那时没有相机，留不住

眼前的美景。后来读到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句子，心里那点遗憾忽然被填满了。原来古人没有照相设备，却一样能将桃花的美写进了永恒。

桃花的花期并不长，若再遇上一场春雨，花瓣便纷纷落下。树下的腐叶与草茎间，落满一片片薄如羽翼的花瓣，那么娇柔，叫人不忍踩踏。想起黛玉葬花的情景，心里竟漾出一丝伤感。但愁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——花谢了，果子就要来了。

每一枚脱落了花瓣的花蕊，未来都有可能是一颗桃子。当然也有中途脱落的，但这并非全是坏事——那些提前落下的果实，会把养分留给挂在枝头的桃子。

当日子平淡如常时，桃树却在不自觉间，把不起眼的小花蕊变成了毛茸茸的小青桃。晒几天太阳，它们又大了一圈。再不久，就变成了饱满甜润的大红桃。

这多像一个孩子悄然长大——昨天还在你脚边嬉闹的小不点，仿佛一转眼就变成了青春少年，心里装满了梦想，渴望走出家乡，去看看更远的世界……

那片桃林就这样陪着我们一年又一年，花开赏美，果熟尝味，吃不完的换零钱，添新衣、增快乐。

它就像我们童年的伙伴，与我们一同成长——只是我们还没真正长大，它却已经老了。

岁月流淌，改变的不光是我们的桃树。后来，村里人的生活好起来，不再指望那几担果子换钱改善生活了。桃树也像寿终正寝的老人，安然离去。

父亲种下的其他果树，也一样陪着 we 们长大，看着我们离家。成家之后，父母常常送来应季的李子、枣子……每次都让我想起童年爬树的时光。小时候敢爬到最高的枝头上，去摘最大最甜的那一颗。甜是真甜，可树上的辣毛虫真可恨，一旦蜇到人，疼得恨不得直接从树上滚下来。

如今，爬树的经历早已成为往事。可每当看到父母送来的果子，那些时光一下子又近在眼前。

就像儿子，虽然如今视频方便，可他离家在外，那根思念的线始终拴在心里——这头是我们，那头是他。

想来儿子也一样，立秋一到，就想起老家屋后那棵小时候爬过的板栗树。如今栗子成熟了，他便想尝一尝它的味道，仿佛咬一口，就能尝到故乡的秋天。

儿子想尝板栗的念头，也触动了。我看着我门前种满花草的小园子，心里琢磨着哪一块地还能再挤一挤，也种上一棵果树，一如种下思念，等待他的归期。

今年的板栗已全部熟透，打下一些，剥了外壳，又特意挑了几只带刺的栗子一同装进去，准备给儿子寄去。等儿子回来，等 he 有了孩子，我也能像我的父母一样，摘几颗自己种的果子给儿孙尝尝。

让他们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记得家乡的味道。